

爱做饭的男人

□邓荣河(山东临邑)

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,我常到某知名编辑的文学交流群中闲逛。

每每接近中午或傍晚之际,大伙儿正聊得起劲,群主总会告假抽身撤出,原因很简单——快到饭点了,该去做饭了。“作为一个大男人,天天围着厨房转,真没劲!”好事的文友,看不下去了,一次次感慨。群主呢?涛声依旧,发个鬼脸,照撒不误。我作为一名常做饭的男人,一次次总在内心给群主点赞。因为我知道,爱做饭的男人,可谓好处多多。当然,这不包括那些以做饭为职业的主儿,比如,厨师。

爱做饭的男人,纵使不是暖男,也是温男,最起码不是冷男。最喜欢一个词,叫“人间烟火”,一想到它,一种莫名的温馨便从我的心底升起。而爱做饭的男人,就是最有切身体会的人。关爱与呵护,固然体现在花前月下、卿卿我我,但在某种程度上讲,也游离于柴米油盐之间。妻子怕辣,最好不放或尽量少放辣椒;孩子口味清淡,那就少放一点油盐。无声的关爱,在饭锅里一点点蒸腾,在汤匙里慢慢地交融。

爱做饭的男人,是恋家的男人,相对来说,在情感上出轨的概率小些。事实证明,整日沉迷于“酒地”的主儿,也是离“花天”最近的主儿。茫茫人海,苍苍世间,有定力的主儿有,但毕竟少之又少。爱做饭的男人,出入花天酒地的场合比较少,而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那个叫“家”的小天地之中,天天处于老婆孩子的监控之下,即使有那个贼心,也没有那个贼胆。退一步讲,纵使偶尔滋生出些许贼胆,也没有去尝试做饭的机会。

另外,爱做饭的男人,也是人缘极佳,能够与领导同事和睦相处的男人。有句话叫“家和万事兴”,爱做饭的男人,大都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。在家里气顺了,工作时也自然会神清气爽。既不会和领导无缘无故地顶牛,也很少与同事们拌嘴抬杠。一句话,闻惯了油烟味儿的男人,很少会主动跟别人挑起硝烟。

绿苔

□聂玉斌(河南平顶山)

连日下雨,淋湿了万物,难得凉爽的空气中,略带丝丝甜意。雨后,我漫步在湿漉漉的青砖小径上,不经意间,发现脚下原来灰灰的路面上竟是一片翠绿。啊!原来是雨催生的绿苔藓。它像碧玉翡翠般晶莹剔透,像地毯般柔软丝滑,仔细看去,但见叶片分明,顶端的小花蕊若有若无。这么让人爱,这么让人怜,我的脚便再也不忍踏下去了……

这是一种隐花植物。背阴湿润的土壤是其佳居之地。它一生苦短,炎炎烈日会摧残它的生命。但在短暂的生命周期里,它却显示出与碧玉媲美的翠绿;它不取悦,不邀宠,俯身地面,默默无言。若细观之,但见其枝叶有序上仰着,颇具不卑不亢之态。天有雨,地湿润,便可处阴隅而居之,再无他求;它处低而示高,微小而见大。在现代社会中,微不足道的苔藓竟然为现代文明默默地做着奉献——它是检测空气污染程度的指示性植物。这,不禁使我对它肃然起敬……

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苔,刘禹锡的“苔痕上阶绿”赞它绿出丹青;顾况的“苔藓粘苍作山色”誉它如山碧透。我要颂它质朴性活,微而不俗;它处卑位而尊贵,居阴壤而品洁。在不起眼处,显现着自己明快鲜朗的颜色。



蝶恋花 梅永存 摄



93.莎翁名剧

曾纪泽在英期间,社会活动频繁,看马戏,出席各种酒会、舞会,参观教堂……1879年三月初七,曾氏“至戏园观剧,所演为丹国某王弑兄、妻嫂,兄子报仇之事”。曾纪泽看的应该是莎翁名剧《哈姆雷特》。同月,曾纪泽收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生严复的来信,阅后给予高度评价。严复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,译有《天演论》等。

94.感谢捐助

1879年复活节这天,曾纪泽出席了伦敦市长举行的晚宴,席间致辞说:“刚才奥地利公使代表大家作了发言。我初来乍到,特别想说些感谢的话。去年中国山西、河南遭遇旱灾,英国政府慷慨捐资,救济灾民。在这里我谨代表我国皇帝和执政大臣及受灾民众举杯致谢!同时代表我的叔叔、山西巡抚曾国荃致谢!”

95.曾氏偏见

1879年三月二十四日,曾纪泽读报得知,左宗棠为筹备西北军事,借洋人款项三百五十万。曾氏大为不满,一则觉得利息太高(八厘),二则认为款项没用于办学校、铁路等民生事宜而用来购买洋枪洋炮。其实,左宗棠无奈借款筹措军费,是为了平息新疆叛乱及俄国人挑衅,也是当务之急。曾纪泽对左宗棠有偏见。

96.拒签条约

1879年三月二十六日,巴西驻英公使白乃多拜访曾纪泽。此前报纸报道说,巴西希望派军舰访问中国并签订友好条约,同时协商在华招工事宜。白乃多与曾纪泽交谈期间,要求两人代表各自国家直接签订友好条约。曾氏回复说,这事得皇上同意才行。即使英美诸国也断无驻外大使不经奏报就代表国家签约之事。两人协商良久无果。

97.公使很忙

曾纪泽驻英期间,除频频出席社交活动(茶会、宴会、舞会、音乐会)之外,每天温习英文,阅读《泰晤士报》,十分刻苦,而且还抽空教夫人英语。对于英国人尊重妇女的传统,曾氏表示理解,但对英国妇女要求议政参政的呼声却心生讥讽:“甚矣,人心之难贻也(太不知足)!”

(老白)

七夕,私奔之爱

□李晓(重庆万州区)

七夕,古籍里的文字记载,源头在春秋时期。诵读《诗经·小雅》里的文字:“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,不成报章;皖彼牵牛,不以服箱。”它的意思是说,天上的织女星,坐在织布机旁,无心织绢,深深思念着银河对岸的牵牛星,而为之牵肠挂肚。

在浩瀚的古代诗词文字里,有太多关于七夕的刻骨描述。七夕,这样一个把天空与大地紧密相依相偎的传说,让中国式爱情,流淌成一条柔情的河流。

七夕缘起,始于爱情私奔的传说。在古代的爱情里,也有太多的私奔爱情故事,至今仍激荡起情感的阵阵涟漪。而今每年七夕,我这样一个中年男人,都会仰头望一望想象中的天河,听水声潺潺,喜鹊声里,那座鹊桥宛如彩虹高挂在天,感受着大地上的牛郎,与天上的织女一年之中那相见的激动与欢喜。

在成都,我走过一条路,它叫琴台路。听说,这条路,是为了纪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一场私奔的爱情。

那条路上,有大才子司马相如贫困的家。贵族家的女儿卓文君,在一个刺骨冬夜,与司马相如的惊鸿一瞥,爱情便在雪夜燃烧,她毅然打包包裹,开始了一次震惊家庭的雪夜私奔。在琴台路旁的树下,跑出一个来,那人一把抱住一路跌跌撞撞跑来的卓文君,压低了声音说:“文君,我是相如!”一对人间“凤凰”,在洁白

的世界里狂舞。值得庆幸的是,这场流传千古的爱情,有了一个美满结局,他们起初在大街上开了一个小馆子,后来,司马相如受到汉武帝赏识,赐予郎中将军,而卓文君,父亲赠予大笔家产,两人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。

走在今天的琴台路,这个浩大的都市中,世俗的红尘滚滚,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身影,早已屏蔽在天幕的那一边。举目一望,在现代人的爱情里,还有多少人,翻越命运的万水千山,为了爱情去进行一场放纵的私奔?

想起7年前,媒体爆料的那个关于私奔的新闻。一个掌管几十亿资金的富豪,和相爱的人去私奔了,他们关掉手机,因为担心被卫星GPS定位,去了一个荒芜的村庄。富商据说患了皮肤病,因为家庭矛盾,内心纠结挣扎,出走前,他在微博上宣称:我活在人格的严重分裂之中,我一直渴望彻底摆脱这种状态,能够真实且自由地生活。私奔,是与过去决裂的开始,我要把自己的心灵从压力下彻底解放!一时间,网络上的各种声音,被这一对为爱私奔的人搅翻了天。不过令人沮丧的是,不到一个月,私奔的男人回到了家,与老婆重归于好,个中原因,无法深究,但这场现代版的爱情私奔地图,总免不了给人作秀的恶俗之感。

我认识一对爱情中的男女。有一天,男问:“你愿意和我去私奔吗?”女的笑着说,

当然可以,去丽江、三亚买房,你起码也要开着法拉利或者奔驰来接我嘛。所有的玩笑都带着认真的成分,你看,那私奔的成本有多大。而今,那男人的物质财富已经很丰厚了,就是因为女友当初那句玩笑话,一气之下他和她分道扬镳了,发奋创造财富的他成功了,但而今的他,似乎曾经沧海,对爱情凉透了心,更不愿意去为爱情私奔一场。前不久,那个已结婚成家的女人居然主动提出要跟他去私奔,他发出冷笑,很快拉黑了她的微信。他跟我感叹,这哪是关于爱情的私奔,这其实是裹挟着物欲的一股洪流。当然,爱情的烟火里,财富不是错,但过多的物欲碾压,会让爱情那条清澈的河流,翻卷起太多的泡沫与沉渣。

还有多少爱情,值得我们在萤火虫的闪烁下,来一场古典的牛郎织女似的私奔?或许,每年的七夕,给那些嚷嚷着要过“中国情人节”的现代男女们心中一种碎碎念想,由此为这个日子赋予一种古代山水画的朦胧美。这或许就是现代七夕的又一种诗意吧,无须去远方,抬头望一望天河就好。

七夕之夜,再次读一读杜牧的“天街夜色凉如水,坐看牵牛织女星”,于那时分,想象一下在古时山道的马蹄声中,有一对私奔男女策马扬鞭的遥远身影,正从你望穿秋水目光深处,踏踏而来。